

嵌入膜蛋白的结构及其在脂双层中的排布

范 培 昌

(华东师范大学生物学系, 上海)

部分或全部肽链嵌入膜脂双层、在破解脂双层结构后才能释放的蛋白质，谓之嵌入膜蛋白^[1]。它们极其重要，参与了细胞的许多调节和代谢过程。其中包括：细胞间的相互作用与识别；激素刺激作用；离子或代谢物的定向运输；氧化与光合磷酸化反应，乃至脂类的生物合成等等^[1,2]。

近年来，由于单克隆抗体亲和法和基因顺序分析技术的应用，使得原来所知不多的有关嵌入膜蛋白结构、性质，以及在膜中的拓扑图形等信息增加许多，使我们有可能总结出一些有价值的概念。

作者提出，根据嵌入膜蛋白在脂双层中的拓扑图，可以把它们归为单、双和多螺旋跨膜共三类。每一类又分为 N-内和 N-外两亚类。提出这种看法，不仅因为每类有相似的结构和跨膜螺旋数，也由于各类有着各自特定的功能。最后本文还从中归纳出嵌入膜蛋白具有的六项基本结构特征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这种分类有一定意义。例如，Steck 等人在作了大量实验后，于 1978 年提出了人红细胞膜带 3 蛋白跨膜的 S 型模型^[3]。现在证明这种模型是不正确的^[4]。又如，1974 年 Inouye 对 *E. coli* 外膜脂蛋白提出了正确的超螺旋结构模型^[5]。但在 1975 年，Braun 和 Wolff 又错误地提出该蛋白在脂双层中含 β 结构^[6]。如果当时已有本文所提的这种分类，这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。当然，人们不能用今天的成果去指责过去，也不能认为今天的结果必然正确。但尽早归纳出一些概念供今后参考，从而少走弯路也是有益的。

一、嵌入膜蛋白在脂双层中的排布

迄今报道过的资料证明，嵌入膜蛋白的跨膜部分不是 α -螺旋，就是 3_{10} 螺旋^[7]。据此，按其在膜中的拓扑图，作者建议把嵌入膜蛋白归为三类：类 I，单螺旋跨膜蛋白类 (Single helical transmembrane proteins)；类 II，双螺旋跨膜蛋白类 (Double helical transmembrane proteins)；类 III，多螺旋跨膜蛋白类 (Multi-helical transmembrane proteins)。在每一类中又可因多肽链 N-末端在膜两侧的不同位置，再细分为 N-外 (N-out) 和 N-内 (N-in) 两亚类(图 1)。作者的这一建议，不仅考虑到各类各有类似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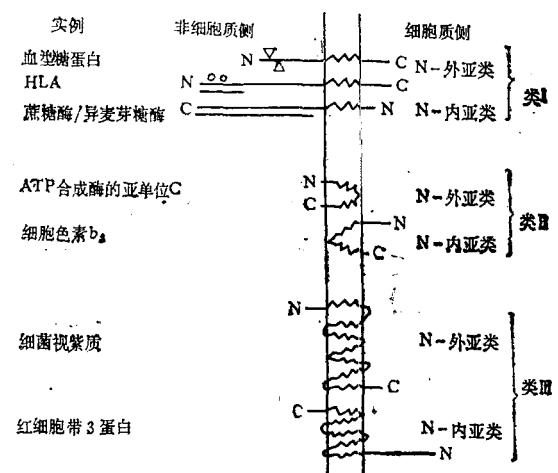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1 作者所建议的嵌入膜蛋白之分类、膜中排布及实例示意图

N 肽链的 N 末端； C 肽链的 C 末端；
 \triangle O-连接之寡糖链； O N-连接之寡糖链

构、相同的跨膜螺旋数和拓扑图形，也因为各类各有类似功能：

类 I——单螺旋跨膜蛋白类

凡一螺旋跨膜，肽链两末端区段分位于膜两侧的嵌入蛋白质，属此类。在类 I 中，最早被详细研究的是人红细胞血型糖蛋白 (Glycophorin)^[2,7]，和 M13 噬菌体的外壳蛋白^[8]。前者，在其略偏 C-末端的肽链中央，有一段大多为疏水氨基酸残基组成的 α -螺旋段(图 2)^[9]。16 个寡糖链全位于 N-末端第 50 位残基前。最近在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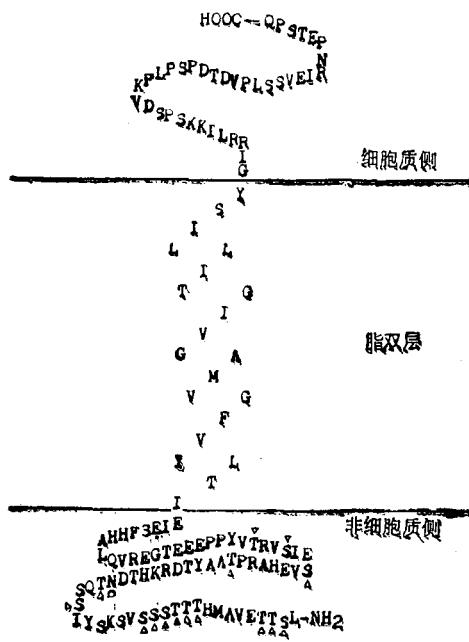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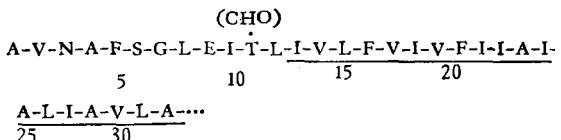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2 属类 I、N-外亚类的血型糖蛋白之氨基酸顺序及其在脂双层中的分布^[9]
△ O-连接寡糖链；○ N-连接寡糖链。

组织中鉴定出的胸腺细胞 W3/3 抗原，无论就分子量、总糖含量，还是跨膜拓扑图都类同于血型糖蛋白^[9]。人(HLA-A, -B 或-C) 和小鼠(H2-K 或-D) 的组织亲和性抗原 (Histo-compatibility antigen)，都是由两条异质性肽链所组成(见图 1)。其重链也如血型糖蛋白以单螺旋跨膜，N-末端在非细胞质侧，只是寡糖链皆为 N-连接。该抗原的轻链称为 β_2 -小球蛋白 (β_2 -microglobulin)，是在膜外和其重链非共价结合着^[10]。除上述外，已知具类似结构并可归为类 I、N-外亚类的还有许多。如水泡性口膜炎病毒(VSV) 被膜的 G 蛋白^[11]；西门利克森林病毒

(SFV) 被膜的 E₁ 尖突蛋白(E₁ Spike protein)^[12]；流感病毒的血球凝集素糖蛋白 (Haemagglutinin glycoprotein)^[13]；结合膜的免疫球蛋白 (Membrane-bound immunoglobulin)^[14] 等等。如此众多的例子，促使作者提出以下结论：凡参加细胞间或细胞与其周围环境中所存物质间“识别”的嵌入膜蛋白，都以多肽链近中段的一个疏水螺旋跨膜，其两端分露于膜两侧构成亲水区，N-末端位于非细胞质区，具寡糖链。也就是说，类 I 中的 N-外亚类与“识别”功能有关。

本类的 N-内亚类也以单螺旋跨膜，但 N-末端位于双层的细胞质侧。属于本亚类的例子有小肠刷状边缘膜的蔗糖酶/异麦芽糖酶 (Sucrase/isomaltase)^[15]。这是一种称为双链双酶的嵌入膜蛋白(见图 1)，是以异麦芽糖酶多肽链第 12—31 位氨基酸残基(见下式划线部分)呈一



疏水螺旋插入脂双层中，使活性部位 C-端肽段全部露于膜外。人红细胞膜的乙酰胆碱酯酶也有类似结构^[16]。酶活性部位位于膜外的嵌入膜蛋白是否均属此亚类，因例子不多还难作出最后结论。

类 II——双螺旋跨膜蛋白类

凡肽链以两个螺旋嵌入膜中，其 N-和 C-末端均位于膜同侧的嵌入膜蛋白属于本类。由于两个螺旋以反平行方式排列成发夹状，常称为螺旋发夹 (Helical hairpin)^[17]。属本类 N-内亚类，且结构已被详细研究过的蛋白质，要算细胞色素 b₅^[17]。就其一级顺序而论，在近 C-末端处有 40 个残基长的疏水段，它足以跨膜两次。现已证实，该疏水段中央有一脯氨酸残基(第 115 位)，就是由它使螺旋改变方向形成了“发夹”(图 3)。显然，这种结构增加了分子与膜结合的牢固程度，提取时也因此较类 I 困难。

ATP 合成酶 F₀ 部分中最小的亚单位 C(又名 DCCD-结合亚单位)，直接参与了质子穿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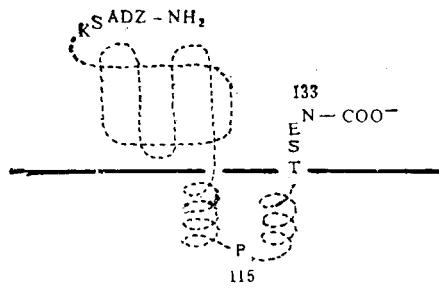


图3 隶属于类II、N-外亚类的细胞色素b₁在脂双层中排布示意图^[17]。

膜的转移。由于 Wachter 和 Sebald 的工作, 10个种属的亚单位 C 一级顺序已经公布^[18]。大多数学者认为它在膜中呈螺旋发夹结构^[19]。由图 4 可见, 其螺旋发夹中央也有个脯氨酸残基, 其 N-末端也在非细胞质侧属 N-外亚类。

上述两例都和电子或质子的跨膜运输有关，但因例子有限，尚难对本类专有功能作出判断。值得指出的是，最近 Engelman 和 Steitz 提出了蛋白质入膜或越膜分泌的螺旋发夹假说 (Helical hairpin hypothesis)^[7]，认为任一种多肽嵌入膜或越膜分泌，都是经由螺旋发夹结构而自发进行的^[7]。又认为凡有前导肽的蛋白质，该前导肽必组成“发夹”的螺旋^[7]。如果此说成

立,那么膜中的这种双螺旋排布是普遍存在的,只是对某些蛋白质而言(主要是分泌蛋白质和N-内亚类的嵌入膜蛋白),由于前导肽酶(Leader peptidase)切去“发夹”的螺旋1(即前导肽段)等原因^[7],使这种双螺旋排布只是一度存在过。显然,这类暂时出现过的双螺旋应不属本类范畴。

类 III—多螺旋跨膜蛋白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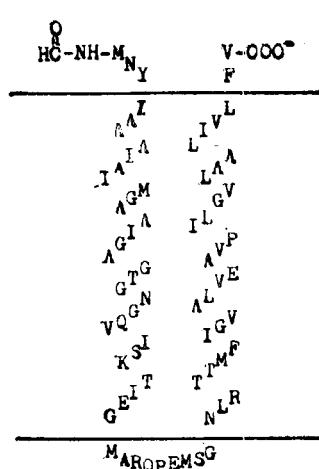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4 来自 *Streptococcus faecalis* 的 ATP 合成酶 F₀ 亚单位 C 在膜中的螺旋发来结构^[19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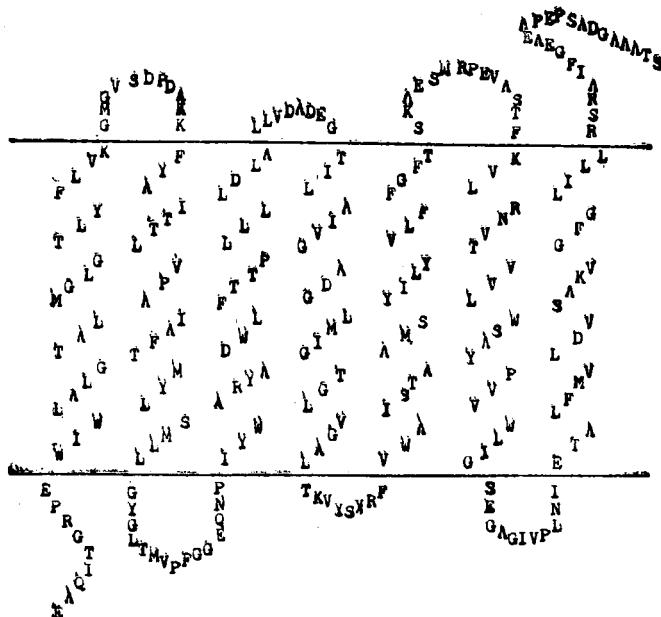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5 属类 III、N-外亚类的细菌视紫质七螺旋跨膜的氨基酸顺序^[20]

属于本类的嵌入膜蛋白应具有两个以上的跨膜螺旋。由于在平面图上多螺旋形如锯齿(见图1), Sim称它们为“锯齿样蛋白质(Zig-zag proteins)”^[1]。

嗜盐菌(*Halobacterium halobium*)紫斑的细菌视紫质(Bacteriorhodopsin)能形成一种晶状排列,其空间结构经X衍射研究,确认由七个 α -螺旋柱组成,其氨基酸组成如图5所示^[2,20]。由于每一螺旋柱的一侧比另一侧更疏水,当七个螺旋纵向排列成一圈时,就形成了四周疏水部分对着膜脂,而中央则是容许光活化质子通过的亲水“通道”(参看图9A)^[21]。

视杆细胞盘膜视紫质(Rhodopsin)也是七螺旋跨膜(图6)^[21]。近来,从所测人线粒体

DNA顺序推测出的细胞色素b一级顺序^[22],也认为是七螺旋跨膜^[23]。图7系作者根据文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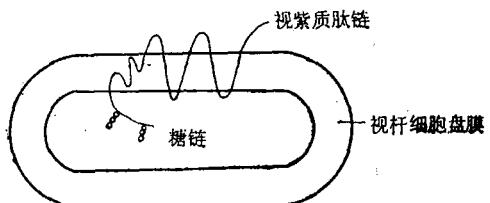


图6 视杆细胞盘膜视紫质七螺旋跨膜示意图^[21]

[22]和[23]绘制的细胞色素b七螺旋跨膜的氨基酸顺序。

具有阴离子通道功能的人红细胞膜带3蛋白(Band 3 protein),最近也证明它是一种至少五螺旋跨膜的嵌入膜蛋白^[4],只是其N-末端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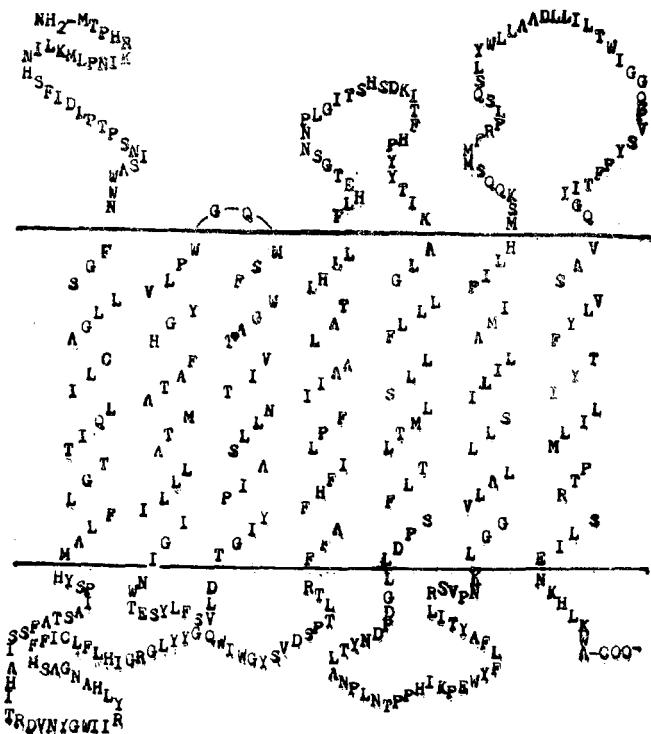


图7 作者据文献[22]和[23]并合而成的细胞色素b七螺旋跨膜的氨基酸顺序

细胞质侧,属N-内亚类。具有离子通道功能的肌质网Ca²⁺-ATPase也是多螺旋跨膜蛋白质^[24]。这许多实例给人的印象是,它们都有“孔”、“泵”或“通道”的功能,虽然现在还难以区别N-内和N-外亚类有何功能上的差异。

需要指出的是,有一些嵌入膜蛋白是以其寡聚态结构来发挥其功能的。它们由于自身缔合的需要,在结构上偏离上述各类。例如,具有“孔”功能的*E. coli*外膜脂蛋白,就其单体肽链在膜中的分布而言,应属单螺旋跨膜(类I)的

N-外亚类，但它却不具该亚类应有的N-末端有糖链、螺旋内不含或极少含带电氨基酸，以及具有“识别”功能等特点。从其初级结构看(图8)^[23]，它有两纵列疏水顺序(图8中H列之I和II列)，其两侧各有一带电残基列(图8之P_a和P_b、P_c列)。显然，脂蛋白单体间就是由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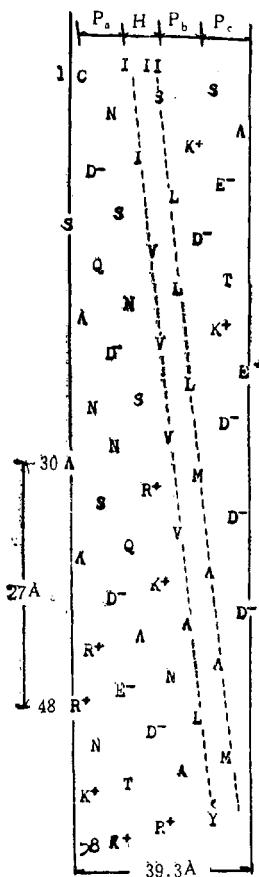


图8 大肠杆菌外膜脂蛋白的氨基酸顺序
及其螺旋平面示意图

虚线示两列疏水残基。据文献[25]加以简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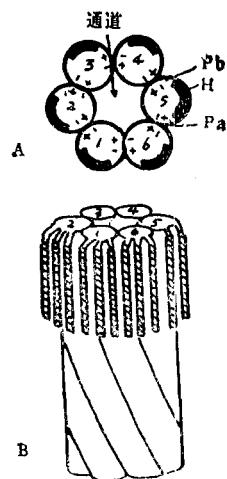


图9 六个 *E. coli* 外膜脂蛋白单体聚合成孔的超螺旋结构示意图^[23]

A为顶面观

两列带电残基，以互补的离子键结合成超螺旋结构(图9A)。也就是说，它实际上是以多螺旋跨膜(图9B)，因而也有多螺旋成“孔”的功能，只是这种多螺旋系由多个蛋白质，而不是一条多肽链所组成。

二、嵌入膜蛋白的结构特征

从以上所举实例，作者把嵌入膜蛋白的结构特征初步归纳如下：

1. 嵌入膜蛋白嵌入脂双层的肽段，主要是1至多个横越膜的 α -或 β_{10} 螺旋结构^[7](到目前为止，尚未证明脂双层中有 β -结构存在)。凡属类I、N-外亚类的跨膜螺旋中不含或极少含带电氨基酸残基^[1,2,7]。

2. 嵌入膜蛋白虽存在疏水的入膜肽段，但就整个肽链而言，除类III中少数嵌入膜蛋白

表1 一些嵌入膜蛋白氨基酸组成的百分比

类 型	蛋白质名称	占全部氨基酸残基的百分数(%)		
		带电氨基酸	不带电氨基酸	
			亲 水 的	疏 水 的
I	血型糖蛋白	23.9	47.7	28.0
II	细胞色素 b ₁	37.5	29.9	32.6
III	带 3 蛋白	29.2	32.6	36.5
III	视紫质	24.5	30.2	49.1
III	细菌视紫质	13.4	17.8	68.8

青霉素结合蛋白的结构、功能与 β -内酰胺抗生素的作用机理研究进展

李在威 杨 频

(山西大学 分子研究所, 太原)

英国科学家 Fleming 1929 年发现青霉素并于 40 年代进入临床应用以来, 以其为代表的 β -内酰胺抗生素药物的发展, 在医药工业生产、
外, 通常只具中等程度的疏水氨基酸(表 1)^[1]。

3. 许多嵌入膜蛋白, 尤其是类 II, 既有亲水区又有疏水区, 所以它类似于去污剂的结构, 被 Sim 称为亲水脂蛋白质 (Amphiphathic proteins)^[1]。

4. 嵌入膜蛋白跨膜螺旋数越多和膜结合越牢固, 分离纯化也越难。除非疏水残基近 70% (如视紫质) 变成脂溶性分子, 纯化才变得较为容易。

5. 嵌入膜蛋白需用去污剂增溶; 一旦除去去污剂, 除少数将形成不溶性凝集物外, 大多数将形成具有一定大小的水溶性缔合物^[1]。

6. 凡属 N-外亚类的嵌入膜蛋白应无前导肽 (即著名的蛋白质越膜或入膜信号假说中所述之信号肽), N-内亚类则有^[7]。

参 考 文 献

- [1] Sim, E.: *Membrane Biochemistry*, pp. 43—54, Chapman and Hall, London New York, 1982.
[2] Capaldi, R. A.: *Trends. in Biochem. Sci.*, 7, 292, 1982.
[3] Steck, T. L. et al.: *Biochemistry*, 17, 1216, 1978.
[4] Ramjeesingh, M. et al.: *Biochim., Biophys. Acta*, 729, 150, 1983.
[5] Inouye, M.: *Proc. Natl. Acad. Sci. USA*, 71, 2396, 1974.
[6] Braun, V. and Wolff, H.: *J. Bacteriol.*, 123, 387, 1975,
[7] Engelman, D. M. and Steitz, T. A.: *Cell*, 23, 411, 1981.
[8] Wickner, W.: *Ann. Rev. Biochem.*, 48, 23, 1979.
[9] Brown, W. R. A. et al.: *Nature*, 289, 456, 1981.
[10] Nathenson, S. G. et al.: *Ann. Rev. Biochem.*, 50, 1025, 1981.
[11] Katz, F. N. and Lodish, H. F.: *J. Cell Biol.*, 80, 416, 1979.
[12] Caroff, H. et al.: *Nature*, 288, 236, 1980.
[13] Wilson, I. A. et al.: *ibid.*, 289, 366, 1981.
[14] Rogers, J. et al.: *Cell*, 20, 303, 1980.
[15] Brunner, J. et al.: *J. Biol. Chem.*, 254, 1821, 1979.
[16] Ott, P. et al.: *Biochim. Biophys. Acta*, 729, 193, 1983.
[17] Von Jagow, G. and Sebld, W.: *Ann. Rev. Biochem.*, 49, 281, 1980.
[18] Sebld, W. and Wachter, E.: *FEBS Lett.*, 122, 307, 1980.
[19] Ovchinnikov, Y. A. et al.: *Ann. Rev. Biophys. Bioeng.*, 11, 445, 1982.
[20] Engelman, D. M. et al.: *Proc. Natl. Acad. Sci. USA*, 77, 2023, 1980.
[21] Birge, R. R.: *Ann. Rev. Biophys. Bioeng.*, 10, 315, 1981.
[22] Anderson, S. et al.: *Nature*, 290, 457, 1981.
[23] Capaldi, R. A.: *Biochim. Biophys. Acta*, 694, 290, 1982.
[24] MacLennan, D. H. et al.: *Ann. NY Acad. Sci.*, 358, 138, 1980.
[25] Inouye, M.: *Membrane* (Manson, L. A. ed.), Vol. 10, pp. 141—208, Plenum press, New York, London, 1979.

临床应用和科研方面一直占有重要地位。又由于它对细菌细胞壁具有特殊的选择性毒性^[1], 使得 β -内酰胺抗生素在具有副作用的其它药物

【本文于 1985 年 7 月 10 日收到】